

我與透析三十年： 共度人生的溫柔告白

安馨楠梓內科診所 曹瓊仁 護理師

三十多年前，我還是一位懷抱熱情、初出茅廬的年輕護理人員。那時的我，穿著白色制服，站在透析室裡，滿懷理想與熱血，期待能在醫療這條路上幫助他人、創造改變。而我沒想到的是，這一站，會成為我人生中最長、最深刻的旅程。

血液透析不是一個華麗的領域，它不像急診室那般節奏明快，也不像手術房那樣令人目眩。這裡的時間像是被放慢的，病人們帶著疲憊與堅毅，週而復始地回到這個空間，有時是一輩子。日復一日的接觸，使我們不只是「照顧者」，也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。

當年護理畢業後，我也曾在開刀房與內外科病房歷練過一段時間。不同的臨床環境給了我豐富的實務經驗與應變能力，但最終，我還是選擇了血液透析室這條路。這裡雖然沒有手術間的緊張，也少了病房裡的急轉直下，但我卻在這裡，看見了另一種穩定而深刻的照護關係，也找到屬於自己的節奏與定位。

有一位老病人令我至今難忘。他是位退休的校長，每次來透析都會帶一本書，總是禮貌微笑地和我們打招呼。有一次，我發現他的針眼癒合不佳，便特別花時間幫他換藥、解釋照顧方法。他靦腆地笑著說：「妳們真是天使，讓我不再那麼怕了。」後來，他的情況變差，我們知道他已到了最後階段。就在他過世前的最後一次透析，他握著我的手說：「謝謝妳，讓我這段時間過得有尊嚴。」這句話，成為我生命中最重的一句「肯定」。



這些年，我也看見了許多病人從年輕走到老，甚至有些人比我還資深。從他們身上，我學會堅強，也學會放下。每當看到他們在生命最艱難的階段，依然願意微笑著面對每一次透析，我都感受到一股無言的力量。

現在的我，接近退休，偶爾會被深沉的疲憊包圍。十小時的長班下來，不只是身體沉重，心也跟著放慢腳步。下班後回家的路上，天色未明，那種從骨頭散出的倦意，只有護理人員才懂。

我也曾質疑過自己，是否還保有當年的熱情？但在一次新進同仁向我請教穿刺技巧、詢問病人互動方式時，我發現自己仍舊滿懷關切，仍然願意一遍遍地解釋、



示範。我知道，那份初衷其實從未離開，只是變得更加沉穩與柔軟。

透析醫療是一條沒有終點的路，對病人如此，對我們護理人員亦然。每一場透析都像是一場短暫的戰鬥，而我們，是在場上堅守崗位的夥伴。我們看見痛苦，也見證愛與尊嚴；我們送走許多人，也迎來新的生命。

除了病人，這三十年的日子裡，我最感激的還有一路並肩的照護團隊。這份工作從來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，無論是穩定的穿刺、危機的處理，還是細膩的關懷，背後都有著團隊間無言的默契和支持。我們在班表調動時彼此體諒，當有人臨時有急事，另一個人便主動頂班，沒有抱怨，只有心照不宣的理解。

我們曾在透析室為病人慶生，看著他們在病痛之間仍能露出笑容，也曾某位熟悉的病人離開時，一起默默哀悼、掉下眼淚，像送走家人般不捨。疫情那幾年，我們更是緊緊團結，戴著厚重的防護裝備彼此打氣，即使汗水浸透衣背，也沒有人退縮。這些片刻，都是我心中最真實的溫暖記憶。

護理工作雖然辛苦，但在這樣的團隊裡，辛苦也變得有力量。我很慶幸自己能在這條路上，遇見這麼多願意彼此照顧、願意一起撐下去的同仁。即將退休的我，內心充滿感謝與不捨，也想對他們說一聲：謝謝你們，讓我在這段旅程中從不孤單。

如今，當我走在即將退休的路上，回頭看著這條三十年的旅程，雖有疲憊、有眼淚，但更多的是感激。感謝這些年與我同行的每一位病人與同事，感謝這份職業讓我學會堅持與謙卑，讓我在不完美的現實中，看見最真實的感動。

即使人生可以重來一次，我仍然會選擇成為一位護理人員，仍會站在透析室裡，守護著這些病人與家屬的希望。這份職業讓我經歷了生命的韌性，也豐富了我的人生價值。

走過三十年，我不再只把自己當作執行技術的人，而是生命照護的見證者。我們看過太多離別，也看見太多堅持。身為護理人員，不只是執行醫囑，更是情緒的安定者、語言的傳遞者、家屬的依靠者。有時候，一個眼神、一句輕聲問候，勝過千言萬語。

如今即將卸下身上的責任與白衣，我想對自己說聲謝謝。謝謝自己曾在無數疲憊中沒有選擇放棄，謝謝自己在看似平凡的每一天裡，把病人的需要放在心上。護理這條路，辛苦、壓力大，但我從不後悔。三十年的堅守，不是為了偉大，而是因為這條路，真的有人需要我。

未來，我也許不再站在透析室第一線，但我的心仍會時常回到那個場域。希望所有仍在崗位上的護理人員，別忘記自己曾經的初心，也別忘了，你們每天所做的一切，真的會被記得、被感謝，甚至改變別人的人生。